

高安縣志卷十八

藝文疏

策 劄子 遺本

載道以文詞章蔚煥經世鴻謨彤墀表見紀事粹言泐  
為成憲佩實銜華同條共貫墨瀋淋漓風化關鍵大雅  
扶輪輝煌彩翰志藝文

論取士法疏

宋幸元龍

寶慶二年正月二十日朝奉郎郢州通判臣幸元龍薰  
沐冒死百拜獻書于皇帝陛下臣昨因陛下詔求直言  
冒上封事專言邊務未暇他及續覩省劄行下奏到希  
少限五日遵行已降詔書而訪求廉吏之詔繼頒臣輒  
敢為陛下推原天下所以多貪吏之故冒死以上愚者

千慮惟陛下擇焉臣聞程頤有云進士之科取士甚好  
可以羅孤寒之士近世公道大廢粗于科舉稍公孤寒  
之士尚可以進身自科舉之外公道盡泯薦舉之法最  
為世弊苞苴盛行請謁肆布有勢者翱翔雲霄而孤寒  
之士陸沉沙泥夙夜以思不可勝嘆方今貪吏布滿天  
下者皆基于薦舉之公道廢也欲革貪吏莫若罷薦舉  
而用試法庶幾如進士科可以得孤寒之士而貪冒之  
風少革何也薦舉之弊貪吏之源也舉剡非勢力不能  
勢力非苞苴不動選人求舉剡非有貴要之書不可也  
求一貴要之書宛轉動費千百緡甫能入手由是士大  
夫敗壞心術競趨于貪而寡廉鮮恥矣其未改秩也刻

剝吾民以求書其既改秩也摧削吾民以求償出入之  
門致饋終身禮不敢廢受恩之多掣肘百端法不敢守  
上下誅求谿壑莫填官取其百吏取其千官取其千吏  
取其萬相持相制莫敢誰何習以成風政出于賄獨清  
者為人所嫉獨立者為人所忌如是而欲天下之有廉  
吏是漁于山而求魚獵于水而求獸耳故曰欲天下之  
有廉吏當自罷薦舉始薦舉罷而求試法使苞苴不行  
請謁不行則才能之士拔十可以得七八非如薦舉之  
拔十不得一二也何謂試法今薦舉之法每歲除四川  
外班引改官者凡六十有四人臣謂天下選人凡有六  
考者宜並與之就試其差試官如省試法嚴為之禁密

為之防與之試疑獄一場試書判語一場試時務策一場非進士奏補者不收試非年未四十者不收試曾以貪賍敗者不收試曾以慘酷罷者不收試曾經五科不中者不收試凡試不拘人數每歲通取六十四人如此則士大夫知所以砥礪廉隅惟恐犯賍之不得試而貪冒之風不革自銷矣貴要無路可以置苞苴而苞苴之風不革自銷矣選人無路可以致請謁而請謁之風不革自銷矣未改秩者不致刻削吾民以求書已改秩者不致摧削吾民以求償如此則廉吏奚患其無貪吏奚患其有哉試法一行非特進士科可以羅孤寒之士如程頤之言即試改官之科又可以羅孤寒之士亦如程

頤之言矣有勢力者其計無由行無勢力者不患不顯達無才能者其身無由進有才能者不患不見知如此非徒可以銷浪貪冒亦可以激昂學問心術日正而氣節日隆風俗日厚士大夫各安其分而無躁進之心各安其業而無僥倖之望則貪吏影滅跡絕而廉吏布滿天下非特可以去貪吏亦可以多循吏非特可以去謬吏亦可以多能吏其為生靈之福宗社之福莫大焉

劾宰相史弥遠疏

幸元龍

紹定四年十月一日朝奉郎賜緋魚袋臣幸元龍謹薰沐昧死百拜裁書獻于皇帝陛下臣恭睹詔書以鬱攸之火訪求天下直言責已懇切出于本心天下士民咨

嗟流淚咸謂天子英武聖神特盧杞蔡京之流有以禍之也壅遏下情使不上達故上天降災以警懼之禹湯罪已則其興也勃焉陛下遇災而懼惕然若不能勝宗社之福也聖主可為忠言如此而臣子陰拱愧死無地臣昨任郢倅出位有言大忤權貴襄帥陳賅望風排陷奏勒致仕臣窮居田里凡六年矣懲羹吹虀可也而猷畝之中尚不能無憂國之心經曰天火曰災人火曰火今京城之災其天火耶其人火耶陛下即位以來虛已以聽冢宰政事號令未嘗不拳拳于愛民而水火盜賊無歲無之者聖德雖無闕而變理陰陽者不得其人也若火出于天臣知宰相獲罪于天久矣若火出于人臣

知宰相獲罪于人久矣五行傳曰信道不篤或耀虛偽讒夫昌邪勝正則失其和矣自上而降濫炎妄起焚宗廟燒宮室雖興師衆不能救此之謂也史弥遠專相職凡二十有五年矣陛下即位之初召用真德秀魏了翁之賢天下延頸以望太平而弥遠百端阻抑讒毀傾誣使陛下信道不篤併以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胡夢昱輩盡黜而出之邪妄者以為忠貪冒者以為廉污穢者以為潔台諫如李知孝梁成大莫澤汪江中為弥遠鷹犬排斥忠良擠陷正直深可寒心是故朝無君子其耀虛偽而泯真實讒夫既昌邪則勝正火安得不失其正耶日者台州大水淹沒城郭夫水不于他處而于台州

者應弥遠居上台之象而陛下不知察也日者四明之火灰其私第而弥遠不悟上天震怒雷擊其宇而弥遠又不悟卒至京城火災焚及宗廟焚及民居陛下減膳撤樂下哀痛之詔而弥遠頑然不動其罪弥大矣陛下念擁立之功緩譴訶之誅而不知天下乃太祖之天下非陛下之所可私也弥遠受寧考深恩卒于負之孰謂陛下富有四海尊為天子而曾不如公孫昭之戮牛宋文帝之誅亮乎今京城之火凡數萬家受其禍而弥遠之私第獨存諛佞媵媵者必將曰丞相無過故天不焚其廬以彰周公之德也臣以為不然弥遠黷貨浮于四免舉天下之財聚于一府何啻千百億萬皆民之膏血

也自弥遠開苞苴之門用一兵帥用一監司用一太守皆有定數萬取千馬千取百馬上下交征竭生民之膏血以聚于一家天若焚其第非焚弥遠之財也乃焚天下生民之膏血也弥遠雖可誅生靈何罪焉故留弥遠之第非留弥遠之第留生民之膏血也留以待陛下散之天下以濟元元之厄也陛下奮發天誅恭行天討籍弥遠之家如胡椒一物亦將百倍于元載以其財而施之天下會其財之多寡以減常賦之供則天意必回民心必回天意民心既回則宗廟自固矣何者自弥遠為相信用奸邪而正直不吐氣變亂獄情而冤抑不吐氣賞罰不公而三軍不吐氣賦役不平而三農不吐氣氣

不獲伸則必鬱鬱不能無愁恨忿怨之心愁恨忿怨之積則足以上干天地陰陽之和于是皇天震怒發洩為水火盜賊之禍甚慘京城之火延燒數萬家江湖之水淹浸數千里江浙閩蜀之盜賊數千百羣夥焉而民忘其生焚蕩州縣屠戮生民紅血成川白骨成阜陛下姑息一弛遠使毒流天下陛下奚忍哉昔者堯舜之四凶各專一罪堯舜猶亟竄之今玆遠兼四凶之罪而又浮焉存而不誅臣恐天怒之災未已人愁之怨難任可勝道哉賈生之痛哭流淚亦未有如此之甚者也夫三綱五常之在天下缺一不可自玆遠弄權以來負寧考之付託竊陛下之威福使天下知有宰相而不知有天子則君臣之綱壞遭母氏之喪黃起復之典是知有富貴之可戀而不知有親制之當終則子母之綱壞以妾林氏稱為夫人交通關節干與政事潛鬻差除則牝雞司晨矣而夫婦之綱壞禁楮幣而籍民財破契券而奪民田產嚴刑法以戕民命則失其仁稱痾癢而不相見踰歲月而不叅假則失其禮豢養李全而不料其欺李全叛而猶欲其和則失其智監錢之誤商賈犒賞之欺將士則失其信三綱而玆遠無其一五常而玆遠失其四將何以為國乎經侂冑之殘賊經金人之犯順經峒賊之紛擾經賊臣之窺伺經番將之跋扈而國脈猶存天命猶固是豈天幸之多哉皆寧考恭儉之德慈祥之仁

有以感動于天意有以固結于民心而已否則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矣臣願陛下戮弥遠之首以謝天下籍弥遠之家以賙天下擢真德秀魏了翁等以慰天下然後斷臣之首戮臣之身以謝弥遠之死則火災自弭水災自消盜賊之災自息天意可回人心可挽祖宗之社稷幸甚海宇之生靈幸甚

論國是疏

幸元龍

寶慶二年正月十五日朝奉郎郢州通判臣幸元龍薰沐冒死百拜獻書于皇帝陛下臣惟圖治者尚遠猷猷之不遠而可以言治者未也思患者賢豫防防之不豫而可以免患者未也所謂遠猷豫患者要在清邊境修內政而已矣國家南渡來權奸繼踵蠱禍媒災邊土日蹙國如累卵可得言治乎可謂無患乎陛下御極之初側身修行勵精圖治至于籌邊一欵尤鯁鯁然弗寘頃又下詔求直言甚盛念也臣輒敢開喙一鳴臣聞宣和靖康間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雖有嘉謨良策無所用之此當時忠臣義士所為扼腕太息者也今陛下下詔求直言臣願陛下無踵前轍臣得終日正言而無罪可乎臣惟今日之事有深可恨者有深可憂者有深可惜者有深可畏者陛下能思而圖之反而求之庶幾治可行而患可消矣何謂深可恨金人不靖毒流四海蔑我立王塗我元元青城之慘天下所稀聞古今所

未有凡有血氣者即無論賢愚靡不仰天椎心而泣血者也况為國家之主寧無復仇之志乎粵惟高廟震怒銳意北征時則讒臣中制而和議遂成矯詔班師而忠臣不保逮夫孝宗亦勵厥志而張韓劉岳既已無存當時之將又無足以勝大任者故雖體正敵國易表稱姪而中原遂爾絕望言之可為於悵也歷光宗寧宗二帝俯首敵人鬱不得伸韓侂胄假公濟私忿馬一逞而邊境並騷迄無成功說者往往以生事起衅為奸臣罪臣竊謂侂胄罪誠可誅而開邊一事實未可過責抑亦有足嘉者特以恢復非其本心任將又非其人卒以取敗為可恨耳幸今天道好還敵勢寢微日者我軍嘗敗之

于大散關敗之秦陽敗之大安軍而蒙古單于又方熾盛連歲侵金金人東西弗支此正上天亡金之日皇宋報復之時也誠于此時選將練兵掃境大舉若景德澶淵之役而絕其和約則敵可成擒百年来沉沒之中原復入版圖未可量也中原既復則又當益修內政文事武備靡不具舉以防異日之患使彼請和則為漢文帝犯境則為唐太宗審如是則伐金之舉不惟快管目之憾而幅幘既長雖有敵國外患不足置齒牙矣倘或逡巡不進失今不圖臣竊料金人不數年間必為韃靼所滅金人既滅韃靼勢復昌熾中原一帶盡為敵境而我方退處一隅及是時而後圖之則雖百萬進討臣恐勝



負難必矣豈不晚哉語曰天與不取反受其殃此之謂也此其深可恨者一也何謂深可憂中原淪陷悠悠百年先民遺老凋亡殆盡蚩蚩之氓熏染腥膻深入肌膚臣嘗分教隨州當敵騎侵疆降民暫假州學寄住者如織臣嘗微服以察其語言下交以探其心志凡來歸之民皆迫于敵政之苛酷衣糧無從辦勉強歸順以苟延歲月指望朝廷即與恢復冀得還鄉守其土田而已朝廷既不能慰其歸附之心而處之不得其所又不能給其家多有望北而思鄉土因時而懷觶望者誅之則不可勝誅况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若使近畿甸而不嚴為之防必至于作亂而後已今此徒充衛近君往往藏奸細而難別懷醜毒而莫測萬一有警烏知其不賣城放火哉此其深可憂者一也何謂深可惜今日國家之憂莫切于邊陲之地而混處歸順臣去秋有詩與制使陳曠曰長淮尾大應難掉全蜀支傷未易經欲合山河大世界須憑湖漢小朝廷一人知慮怕居井四海才能宜在庭清蕩南陽卷梁汴齊秦拱手拜威靈又與制參劉之傑詩云元幕留朝望邊頭局未終只須駕降卒自可殄殘戎增減非元氣羸輸總駕功養養徒坐食深恐飽颺空二詩之意切矣今縱不能大舉進討莫若用以自斃則中國畧無所費畧無所損而敵人可以坐制其殄亡其策安出臣十年居湖廣邊頭計之熟矣嘗會襄陽

棗陽隨州三郡歸順人約有二萬每一郡擇三千三百人為一隊一郡各十隊擇一精黠者統之每十隊擇中國一能將者統之各郡先擇一二隊厚犒之使入敵境攻掠得子女玉帛盡與之每三日發一隊各尋便道以進三郡一日之中共發三隊彼聚我歸彼去我入敵必大困罷憊奔走而不能當矣我勝則軍勢大震中原有破竹之勢繼之以大軍則中原不足復敵首不足擒矣不勝則敵殺一歸正人而歸正人未必不殺敵一二人九千歸正人豈束手死也亦必殺敵數萬人而後死也假使歸正人皆斃于敵吾之元氣初未嘗動也况必死則生未必盡斃于敵也萬一吾之九千人必死兩生連捷

勝敵則中國便可得志是所謂增減非元氣而贏輸總舊功也臣有此策可以外滅殘敵而今莫之行深可惜者此也何謂深可畏棗陽一城去敵境方十有三里水路不通運糧運料皆自郢中山路間關險阻荆郢諸郡之民轉運憧憧歲無寧日農時而田野不得遂畊種之業時節而骨肉不得遂杯酒之歡陪費不資生產蕩盡愁恨嘆息之聲布滿四野所不忍聞富者已變而為窮民貧者已逋而為遊手更一二年間不與改絃易轍別為區處使之稍易必致盜賊蜂起嘯聚山谷梗塞道路則棗陽雖有城而無糧可守國家雖有糧而無民可運孤城豈不甚危哉臣比獻兩策于制使陳賅欲以每歲

四月朔以後九月朔以前令棗陽之戰馬就糧于郢州  
則一年可以省郢州運料民力之半就棗陽新店青潭  
置轉擊倉使郢民卸料于此地去棗陽止九十里而地  
皆坦夷每歲四月朔以前九月朔以後棗陽時撥馬軍  
不妨演戰打點就青潭新店攜料入城一可以體陶侃  
運甓之意二可以因演戰致守城之利三可以省郢州  
一年民力三之一制使謂臣此策甚切時務大可以寬  
民力而棗陽人懷晏安之醜不知高廟西郵施行自有  
典故不顧裏盡則毛無所恃阻遏不行夫養兵守邊全  
藉民力民力既竭而不肖之心生不肖之心一生或致  
嘯聚山谷控扼道路則外未寧而內已憂兵誰與養城  
誰與守此其深可畏者一也深可恨者固噬臍矣所幸  
者敵勢日削民心未離尚可為也深可憂者固薰心矣  
所幸者此徒日夜思奮以圖舊業尚可用也深可憎者  
固拊膺矣所幸規畫未洩用之必效尚可行也深可畏  
者固剝膚矣所幸綱常猶存不肖之心忍不敢發尚可  
苟安也臣願陛下寬其所可畏以固國之本行其所可  
惜以張國之威銷其所可憂以除國之患退其所可恨  
以復國之強夫四者天下之大務也當時之急務也臣  
連四任居邊籌之甚熟眼空四海未有豪傑之士可以  
任此責必得其人而後可也觀唐自大中以來天下豪  
傑之士絕流于馬祖之教空響和之以金玉于山林之

間致使唐之天下更無一人可任今日佛中無人儒中  
無人豪傑之士必有所寓高宗必得傅巖之胥靡然後  
可以中興文王必得渭濱之釣叟然後可以成周狄仁  
傑必得荊州之長吏然後可以取日虞淵洗光咸池夫  
入主不能獨任其智必合天下以成其智而後用之強  
明自任者德宗之所以取敗也劉明果斷排羣議而任  
裴度者憲宗之所以中興也陛下求賢之詔已下願得  
天下之真賢虛心而聽用之使如峴山之羊祜以圖回  
北方清蕩南陽席捲大梁則三齊胆破而長淮無尾大  
之慮矣三秦唇亡而全蜀無支傷之憂矣彼可以制挺  
而撻此可以高枕而卧矣臣平日所懷者在經濟天下  
在匡扶社稷姑陳其四事如此陛下倘不以小臣之言  
不足採而信用之則治不難圖患不難消中興可以日  
月計矣臣雖枕流漱石隱于巖穴與猿鷺鶴伍亦沾被  
太平之福也

上漕政疏

明藍璧

飭舉漕政以重國計事竊惟京師天下之根本積貯天  
下之大命厚積貯于京師所以保根固本至重務也仰  
惟我國家定鼎幽燕仰給東南漕運所輸四百萬石歲  
以為常雖間有凶荒或量地移易及從宜支運不得減  
免原額以示畫一是以陳陳相因倉庾充溢百萬生靈  
永有攸賴近年以來河決為患倭寇肆逆為因船少而

改折為因阻凍而寄國十餘年間鮮有全運京通之儲  
日以益薄不過二三年之積而已夫軍校之數倍增于  
曩時空運之請屢形于邊鎮雖轉輸如常尤懼不繼而  
况運道益梗乎即今大工方興為費日廣而今歲之運  
較之往歲尤遲遷延觀望歲復一歲將來何所紀極且  
守國不已勢必搬運則必取民船而停商貨使處之無  
法萬一民船不至商貨不行皆非京師之利豈得不為  
之深憂乎漕政廢弛之弊因循積習之由臣請得而備  
陳之運舟日損而併糧太重也運官侵尅而軍士日困  
也私貨太多而未有限制也寄國觀望而遷延不進也  
人情玩愒而法不足懲也舊制每船所載大率不過四

百五十石今國船少而併載多至六七百石者有之矣  
水涸則盤剝費事水迅則牽挽莫前况其過淮稍遲正  
值黃河泛溢一有抵觸多至漂流坐待水平虛費時日  
此船少之弊一也運軍月有行糧及盤淺過關之類俱  
有常給所以恤其私者至矣宜乎不至困憊也然而未  
免困憊者運官害之也給散多肆侵漁科歛巧立名色  
且其虐取于下將以求媚于上故運官之稱才能者其  
軍士之困尤甚飢寒所不能免檣桅有所不備轉輸又  
安能以如期哉此軍困之弊二也舊例每船許帶土儀  
不過四十担近來戶部于儀真稅其額外之課而軍士  
遂縱其無厭之欲竹木填委河洪壅滯沿途貨賣耽費

時日加以運官之派載尤為不賞故船之重者益重行之遲者益遲矣此私貨之弊三也寄囤之議起于阻凍此不得已之計也然利害較殊遂成觀望蓋寄囤之費十三京通之費十七京通費多而歸遲寄囤費少而歸速又安肯舍彼而趨此哉是以督催雖頻而遷延日甚也且糧一入囤軍多私回止留一二老弱守船行未數程河冰已合迨其赴淮已迫兌期是本以防阻凍而未嘗不阻凍也本以急來歲之運而來歲之運益遲也此寄囤之弊四也兌納原有常期遲違厥有常憲宜乎知所趨避也然而不知畏者積久而玩也是非不提問也及其提問在數年之後亦非不抵罪也迨其議罪或一人而已數犯欲速治則恐防運事勢有所不能行欲盡法則貧窶實甚情有所不能堪且詳于下而畧于上因循積習法不能以示懲而人亦不知所警矣此法弛之弊五也夫弊有不除則利不可興欲使運道常通京儲常溢豈可得哉伏望皇上俯念足食為先根本當重勅下該部速加查議凡運船之損折者設法漸為處補毋或推諉則船增而載有常數也土儀仍止照原定之數無利其稅入而必為之禁制則私貨不至太多也載重行遲之弊庶乎可革矣凡運官不恤軍士及有所侵漁者則必為禁止其尤無良者或革職揭黃以示懲戒庶軍士之困可甦矣寄囤者明示以出于一時權宜且欲

使來歲不誤運事若復延緩必重抵罪庶觀望之風可絕矣每歲十月終旬備查二歲所運四百萬石有無改折有無拖欠漂流若干阻凍若干據實奏請應提問者即行提問應參論者即行參論庶法不獨行于下而自相督責不致玩愒矣仍乞勅該部及漕運衙門凡可以佐運道使不匱竭者悉心講求着寔舉行務使舳艫相望轉輸如期而四百萬石歲必取盈如此則積貯日充緩急有備而根本永固矣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請去三壅一蠹疏

明朱吾弼

奏為歲序將新壅蠹宜去敬布愚忠揭時要懇乞聖斷亟圖回天以定人心以隆萬世治安事臣以不孝庸流

憂居墓下謬叨特旨起自禫月雖非奪情寔是破格力疾違限又荷恩憐感激無地捐糜矢天乃從仲秋抵任僅供職事不敢以一言瀆擾亦緣大小臣工言者不乏日冀聖明電發有期奈何數月天聽日高壅者不勝壅蠹者不勝蠹紀綱陵夷國無善理姦貪縱肆民有戎心天之太白太陰同時晝見地之陷谷涌陵沴異非恒召亂有形致平無象蓋不啻漢臣所稱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臣叨言官敢復嘿嘿自辜主恩貽漢臣羞也幸將改歲天運一新臣謂鼎革當念慮煩睿覽姑不敢縷舉直舉時政之要不可一日使壅者三不可一日使蠹者一為皇上陳之夫皇儲天下之本也周官法詳世子

國朝典重東宮今皇長子冠婚將行冊立宜先去春曾  
幾何時聖旨尚未昭宣恐一切禮儀當蚤查議欽奉屢  
旨中外臣民皆知皇長子聰明仁孝簡在宸衷眷顧特  
隆三陽開泰迎祥履端時所當乘臣謂宜于首春遵祖  
制擇吉次第並舉冊立冠婚之禮此時政之要關於國  
本不可一日使壅者一也內閣弼曰政府皇上所以資  
啟沃總機務而百寮視以為表率者故曰相道得而萬  
國理今宰輔庸已非忠良能鞠躬盡瘁者間不得已  
有疏揭皇上又多藐若贅疣十不得匡正一二而閣臣  
之推頻上頻格致府政為虛譬之人身股肱任其痿痺  
誰代運用臣謂宜遵祖制速行點用數員入閣辦事使  
庸病者去一清政本此時政之要關於國體不可一日  
使壅者二也科道弼曰言官皇上所以司糾繩寄振肅  
而九重賴以無闕蔽者故曰后從諫則聖今臺省寥落  
已非暇豫得極思建言者間不得已有獻替皇上又多  
置若敝帚十不蒙批發一二而考選之期愈催愈遲致  
言路為塞譬之人身耳目任其聾瞽誰司視聽臣謂宜  
遵祖制速行考選科道取補缺員使忠良者進一廣言  
路此時之政要關於國憲不可一日使壅者三也臣所  
謂壅之一者則礦稅中使是已初皇上苦兵苦回祿用  
出浩繁不忍加賦偶聽礦稅之說行以蘇天下之困非  
行以困天下臣民也奈奉行匪人假公濟私竊威肆毒



地方則多激變官吏則多摧殘海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秦疏種種無一虛語豈叢神作崇煬灶為奸而皇上溺其利忘其害乎害在商民者耳目睹記擢髮難數如妄據察院則無法捏誣守令則無官槌殺生員則無士以刑餘之徒憑尺一之旨禍商禍民積漸至于無法無官無士將復何所忌憚誠國家一大蠹也皇上動法世宗臣謂革天下鎮守太監乃世宗萬世瞻仰第一舉蓋其起自藩邸稔此輩之狐假狼貪故禁不使出今皇上宜法世宗急下撫臣賈待問按臣馮應鳳張應揚等疏嚴拿姦惡劉有源等追贓正法召回高宗等礦稅之使放釋華鉦等無辜之臣以上念祖宗之陵寢者念祖宗所遺之民亦皆居其住宅墓有墳墓斷脈洩氣生命必戕憂以天下槩停開採稅則酌量定額悉付有司庶國可取盈商不重困民不思亂如大寒之後頓為陽春此時政之要關理亂安危之機臣故謂不可一日使蠹者一也臣忠憤激切知識短淺近聞民間私語誼傳皇上用內相不用外相聽內官不聽言官故天地示變兵荒釀亂武俠者不能揭竿魯脆者易于簧鼓臣愚切謂三壅不決一蠹不除治平無時也伏願皇上乘時省圖聖德與天運同新壅者不使再壅蠹者不使再蠹如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則天變可弭人心可定億萬世治平無疆之休端在是矣臣無任悚懇待

命之至

請辨權奸忠直定計典疏

朱吾弼

奏為權奸可畏忠直當原懇乞聖斷明是非公勸懲以杜亂機事臣博考古今歷鏡治亂惟君子進小人退則治而君子常難進易退惟小人進君子退則亂而小人常易進難退故闢衆正之途塞羣枉之路一無所私相道也去邪以懲奸獎直以勸忠一無所假君道也反是則未有不滋議釀亂者臣大有慨于時事方將具元輔招權邪臣怙勢漸不可長一疏叅論閣臣沈一貫及南北拾遺大臣蕭大亨王基等被察外推科臣錢夢臯鍾兆斗等日以薰兒病軀未遑脫稿忽接邸報見候補郎

中劉元珍一本宏議讜論已先得臣心一貫且有辨章皇上既傳聖諭以元珍誹誣元輔蔓及言官令內閣看詳重加懲治矣臣不勝驚愕言終難已夫考察何典可以權使可以奸逃竟任小人紊舊章而為厲階耶則一貫明明招權當責以省愆圖報夢臯明明怙勢當亟于罷斥示懲元珍明明忠直當加之旌異超用者今仰誦聖諭反右權奸而左忠直豈皇上姑為是存大臣之體乎抑未灼見彼為權奸此為忠直乎臣不得不據所聞見直數于皇上之前為權奸折之彼夢臯之當幽黜部院同聲科道同聲兩京大小臣工無不同聲北來者誼傳一貫力為私援曾免戶部尚書趙世卿言之部院且

云處夢臯即處我世卿不能阿承婉辭為答已耳至票擬大犯公評之兵部尚書蕭大亨主筆而忌清正方嚴之吏部侍郎楊時喬非皇上神明獨斷今歲之顛倒是非淆亂賢邪不知作何景象此又見于邸報昭昭者一貫之心公乎私乎皇上留用被察科道聖諭有洩忿結黨監權立威之切責非不堂堂正正而羣情不以為快轉以為駭或者多疑一貫陽施陰設內交近侍故皇上深居密勿第聞一貫所獨是非不聞天下所共是非皇上愛惜人才何得不疑臣下誰不捧聖諭而泣下僉曰有君如此奚忍負之一貫誠秉公無私隆古之吁咈英朝之匡救豈其一以將順為泰交耶孟軻曰責難于君

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一貫讀其書以梯榮寵得君專行政久平旦夜氣清明內省反照恭耶敬耶賊耶良心必有不能自昧自欺者不然考察大典理亂攸關平章機務于此漫不可否復安所置可否乎如部院之考察科道之拾遺果其官私庇某官而漏網某官私仇某官而羅織何妨明目張胆會同次輔三輔集九卿科道眾議分明請于皇上指其人正其罪以為徇私害公者戒豈不萬代瞻仰一盛舉哉智不出此直護夢臯輩私人橫分畦町雄逞戈矛恣行胸臆仇讎善類若拾遺大臣之必不可容者被察科道之必不可全者外推各衙門諸臣之必不可已與南京部堂之

自陳庶寮之察處必不可不奉旨者濡滯將半年未聞其引為相道之虧疾首刺心懇乞于皇上非不沿襲故套有疏有揭傳播中外而中外于傳播疏揭中觀其悠悠之談業盡窺其肺腸今乃曰嘗言皇上每有格外舉動則臣等先受無端之疑等語是何過則棘君善則歸已耶臣不敢遽謂其擅權而招權之漸固履霜時矣管齊威王以譽言日至為善事左右而烹阿大夫以毀言日至為不善事左右而封即墨大夫齊國于是大治臣願皇上兼聽並觀耳目寄之科目毀譽絕于左右念京察為祖宗二百餘年礪世磨鈍之典合公論于下持宸斷于上臣謂部臣身在事外如尚書趙世卿侍郎李廷

機皇上所素信者試一召問二臣必不敢枉是非冒欺罔之罪自喪其生平質以諸臣所議當否然後沛然諭旨一一處分恩威出自朝廷中有才可惜有情可原者曉然與天下共留之其餘蒙垢已甚飾過不悛者凜然與天下共棄之不使戀羶營窟之夫醜顏竊位壞計典自今日始而他年任事者免于憂讒畏禍遂以今日為口實胎國家無窮之害正皇上有為作用中外喁喁旦暮引領者元輔一貫荷魚水之歡慶風雲之會當如元珍所云撤肺腑之藩籬除門牆之荆棘協恭和衷閉閣思過以矢報効毋懷忿悃稱疾言去上負特恩失之東隅牧之桑榆可也前此未能以道事君因人言托之

不可則止孔子所謂大臣或不其然臣于一貫有厚望焉元珍志希聖賢心懷忠孝不染一塵不憚諸艱當大任決大疑國家必不可無此等人伏乞皇上嘉其忠直特賜優擢以作敢言之氣俾正士有所恃而無恐權奸有所懾而潛消國是弗淆一貫之心跡自是可白則元珍之功在宗社生靈即于一貫殊非小補矣臣愚慙無當鞭策難前六載兼三差不得代七年踰兩考不得行在在積案勉強支吾廢弛日多衰病日增度非致身無以報皇上故不避忌諱布其朴忠倘或以尸素負罪之身僅從夢舉等一體罷斥少清仕路仰全祖制俯謝輔臣此臣大幸大慶者萬一言出袖隨自古有死無信不立他復何惜臣雖從龍逢比干于地下又豈不大幸大慶也乎哉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叅山西中使誣撫臣疏

朱吾弼

奏為重望重臣橫遭污辱大壞國體懇乞聖斷俞公論以定人心以保盛治事臣等竊謂省直邊方之設巡撫用以表鎮將吏惠綏中外所稱天下之重臣是已若山西巡撫之有魏允貞則能文武為憲廉正不阿所稱天下重望之重臣是已重臣重則朝廷重重臣輕則朝廷輕矧重望之重臣尤中外所倚以安危理亂其繫朝廷之重輕又非尋常僅就體面論者以山西之內拱神京外隣朔漠得清介端方如撫臣魏允貞彈壓其中墨吏

寒心債帥落魄窮氓安堵塞馬絕塵七年之拮据口碑  
載道一生之砥礪士論傾心奈何惡璫孫朝者敢于無  
忌挾私逞忿妄加污讎顛倒是非熒惑聖聽不顧皇上  
之重臣輒敢放言欲食其肉寢處其皮無天無日無法  
無君弁髦國體長此安窮臣等得報覩此巨狐黠鼠兇  
憑城社公然晝號于聖明之世切齒傷心急思露章劾  
之幸蒙下旨着該部院叅看臣等私意皇上必素亮允  
貞正直清白姑付公論于部院令朝亦降心而箝口耳  
乃部院覆奏公論已定迄今猶未奉旨中外臣民大疑  
大駭聖衷淵邃誠非臣等所能管窺亦豈謂部院疏中  
所云允貞稟性太剛任事太執處人太峻之說若自取

朝之污辱然乎寧知折剝而柔不執而隨去峻而卑惟  
順朝等所為任其魚肉吾民一味調停以逢迎為悅皇  
上又焉用此巡撫為哉臣等相顧錯愕竊訝此舉關于  
國體世道匪細盖四出中使前此之恣貪殘尚憚撫按  
得議其後天下人民前此之被荼毒尚賴撫按維持其  
間今孫朝如此污辱允貞皇上知有公論于朝不加切  
責于允貞不賜慰留恐是非無兩可邪正不並立允貞  
必不能苟同孫朝之留而決于求去部院大臣亦必不  
能坐視允貞之去而安然就列將正直解體宵壬得志  
中使盡無所憚以播惡人民盡無所賴以為生歛怨于  
閭閻者日深釀禍于國家者日感揭竿一呼荷戈四集

臣等私憂過計此勢所必至皇上縱不為國體惜而于世道可無慮乎皇上慮及世道則私計不宜偏信公道亟當兼收不待臣等辭之畢矣夫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聞舜明目達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遼鑒不爽時事多虞皇上何可以堯舜之智惑于趙高輩之奸也且糾劾大權外付之撫按內付之科道即九卿方伯之尊不得越俎朝以稅務之奉御敢于竊大權而侵之他日書之史冊朝將置皇上為何如主且朝之出也皇上原非擇賢而使不過乘機遣會

通同原奏官得差為自利計其斃驛官以肆虐歷稅銀以肆貪與網打平民索取紬緞氈毳兇狠黷貨種種不法致縣官閉門乞休山西之人所共見共聞有允貞叅疏所不能悉者皇上曾謂朝足勝任使乎矧食肉寢皮之辱豈可輕加天子之重臣攘剋貪濫之污豈可輕誣劉方之廉士撫臣叅內臣內臣亦叅撫臣正人以邪人為邪邪人亦以正人為邪朝廷之上幾為訟府壞國體拂人心莫此為甚者臣等諫叨言責共激公憤詎不容默伏願皇上捐成心布公道賤貨貴德俯鑒臣等愚忠兼聽為明轉環為斷沛發明旨重懲孫朝之欺妄溫諭魏允貞安心供職使天下曉然知朝廷有重臣非羣小

所得聞而重望之重臣舉朝自有公論皇上原有特知庶國體崇人心協萬萬年治平肇是矣臣等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請緩徵弭亂疏

朱吾弼

題為民窮已極世變可虞敬陳弭亂第一切務懇乞聖慈緩徵急收人心以圖治安事臣承乏江上弭盜安民乃其職掌邇者逆惡趙古元孟化鯨等無知么麼敢于狂逞雖古元未獲業已伐謀執黨意自悔禍遠遁乃本月初四日臣又接准徐兵備副使郭光復申到淮安府抄錄逆賊偽示內開順天王詔諭孤立為王非圖尊貴實救萬民即今寵用宦官不納忠諫聽信奸妄剝剋民

膏殘害生靈天人共怒切照連境凶荒萬民塗炭去年淮徐二郡二麥少收雖種秋田先遇亢陽禾稼枯槁後遭大雨連綿水深丈餘滄沒已盡又兼太監抽稅擾阻客商民無營計日亦難支即今青黃不接百姓流離嗷嗷待斃孤心惻然今舉大義替天行道應命順人自立為王特示詔諭本郡在城并附郭鄉村鎮集居民得知如有早識時務順命投降兵到秋毫無犯將爾百姓大施賑濟萬曆二十八年以前拖欠錢糧盡行宥免以後蠲免三年稍甦民困拯救殘遺再赦釋獄囚以取豪傑上至官將下至軍民有能獻倉庫城池門禁定封侯爵與國同久若能聚千人短住糧運封為伯爵聚百人或



獻銀百兩或米百石封為指揮如若執迷不識時勢抗  
違天命不順孤者大兵至日誅戮一空汝若順命所有  
害民贓官污吏與汝除害决不食言故茲詔示遐邇知  
悉等語偽示一紙到臣臣不勝憤怒除一面嚴行緝捕  
防範并移文各郡縣出示曉諭安民毋為逆賊所惑酌  
量緩急追徵外臣日夜憂維所職下江一帶十九濱江  
沿海鹽徒盜賊最稱淵藪錢糧逋負甲于天下萬一有  
司迫于屢旨而歷年拖欠之兼徵貧民迫于有司而合  
室繫累之不免勢必至于妨農妨農則失業失業則計  
窮而生促計窮思亂生促忘死一惑于逆賊之蠲徵再  
惑于逆賊之封爵匹夫揭竿萬夫響應事有不可知者

臣愚謂制治未亂保邦未危急在收拾人心今誠無切  
于緩徵者故唐馬周諫其君曰臣觀自古以來百姓愁  
怨聚為盜賊其國未有不亡者人主雖欲追改不能復  
全故當修于可修之時不可悔之于既失之後也蓋幽  
厲嘗笑桀紂矣煬帝亦笑周齊矣不可使後之笑今如  
今之笑煬帝也陸贄亦曰建官立國所以養民也賦入  
取財所以資國也聖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又曰  
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  
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啟其君更定徵稅限期詳二臣  
忠直之論正今日對證之劑我皇上仁聖劉明燦古帝  
王而陋唐宋于不居者臣最迂鄙謬辱主恩自許寧敢

後于周贄耶屢奉嚴旨領示院司郡邑凡有錢糧干係  
官員靡不往俸責令追完臣目擊多故支費孔艱正供  
民分微欠國法自應催督完解豈有冒無心忠君憂國  
取耿寸心反在闖人武弁下乎第逆賊無忌窮民易搖  
東作方興春畊當慮憤激時事竊效唐臣冒瀆宸聰懇  
乞勅下戶部酌議上請除萬曆二十七年一應錢糧無  
灾地方勒限追完其二十六年以前者盡行停止俟秋  
成開徵時頒詔告天下明示朝廷體恤德意諺云寧為  
治犬不為亂民家自為守人自為兵縱有赤眉黃巾終  
是釜魚矧趙古元輩未足稱鼠竊狗盜之雄旦暮將齒  
鉄鉞奚亂之足憂者臣故曰緩徵為今日收拾人心弭

亂第一切務也不然歷年所稱拖欠者非包攬無藉之  
棍徒則寔不聊生之窮漢耳箠桎梏之難堪有田宅  
則鬻田宅田宅盡則賣妻孥已之田宅妻孥盡則株連  
兄弟兄弟之田宅妻孥盡則又蔓延宗族親隣縣差四出  
雞犬不寧卒之家家驚皇邑邑騷動彼棍徒無藉窮漢  
無聊其兄弟宗族親隣又無受無辜之累將人人思亂  
所稱烏窮則啄獸窮則攫者是已夫非逆賊以蠲免之  
偽示號召于前而我以催督之嚴令為之毆其後乎其  
時即朝議停徵而夕下令晚矣不可不為之寒心者臣  
願皇上鑒臣朴忠軫民窮苦亟賜施行庶幾人心固而  
亂本消宗社幸甚生民幸甚臣無任激切哀懇之至

酌議支放倉糧疏

傅孟春

臣等查得本寺白糧每歲額解粳糯等米共約六萬七千石有零每石加耗米三升支放之時遇有沍爛虧折准于耗米內開除如無則并耗作正支銷至于收放則有註選署丞二員專管而臣等時為稽查其法可謂審矣但歲久事更因循滋弊歷年減耗之數頗覺太多甚有一年遞減至一二千石者萬歷二年本寺題奉欽依嚴行稽核以故本年所減之數比舊不啻十分之一自是之後漸復如舊夫米一也支放之數同也乃減耗之迥異若此其情弊較然矣今計本寺倉廩五十餘所廩經數十餘本節年管糧官弁領數廩鑰匙隨意開放所註廩經混淆參錯磨算為難且一廩有耗即十餘廩一概作數故其所稱耗者類多遞減之數未必皆真耗也恭惟皇上愛養黎元樽節財用正供之外未嘗毫有增加大小臣工仰體德意莫不洗心竭力凡儲積所關各務精覈裁縮以裨國計乃茲糧米臣等職守若止沿習舊套任其侵漁不行立法稽查誠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年復一季坐虧儲積咎將誰諉哉合無自今以後容臣等將現在各倉糧米照依原收年分編為天地元黃等字號大書木牌懸于廩前仍將各倉糧數備查明白類造廩經總冊一本但有支放俱要挨年順號放完一廩方許再開一廩不許仍前混亂其中遇有沍爛

高安縣志 卷一  
損折者官糧官預行申稟臣等親驗委官監放據實開除不得一概遞減仍要放完一倉即查一倉之數放過一月即查一月之數或多或少從寔註銷至于月小住支一一扣除務令支銷明確如此則放糧之際即寓盤糧之法清耗之中可免虛耗之弊其于儲計未必無小補矣

嘉靖乙未科殿試策

明吳山

策題

皇帝制曰朕思首自三代以來迄于宋終中間雖歷世有久近而其君之歷年亦有長短要之皆自其為君者何如耳但傳云惟周之歷世最多國祚恆久然周之所以享祚久本于文武之所積累亦後之繼承者能保持之耳上至夏商垂及唐宋亦若是焉皆基之于先王德澤洽于民心亦繼之以嗣王能盡持盈慎滿之道者也洪惟朕皇祖高皇帝代天復世重肇中華建振古無比之功德朕太宗繼述于草創之初列聖傳承于大定之後百有六十餘載傳之于今朕以宗支方在冲昧之年入承祖位幼弱不才多招災害于民茲來思祖宗創造萬艱惕然悚懼朕欲長保洪業于無窮有隆弗替永宗社萬禩之固保國家千世之傳民得以遂生物得以適兩上之良法要道朕心慕之思之不知何以得此故進爾多士于堂爾等蘊

持既久王政素嫻于懷可罄海知以告朕朕將擇而  
勉之欽哉

臣聞帝王之於天下其得之也必本于仁而其保之也  
必本于敬仁以得天下則所以締造而固結之者無弗  
至敬以保天下則所以繼承而持守之者無弗周是固  
法之良道之要也苟得天下而不本于仁則是莫為之  
前雖美弗彰何以為後人憑藉之地保天下而不本于  
敬則是莫為之後雖盛弗傳且將墜先人創造之艱矣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則夫得天下者孰有外  
于仁哉名公之誥成王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則夫  
保天下者孰有要于敬哉然仁也敬也匪在外也皆在

乎吾之一心而已是故心存則仁存矣仁存則敬無不  
存矣此三代所以有道之長也此我太祖高皇帝之所  
以肇造太宗文皇帝之所以繼述列聖之所以傳承陛  
下之所以中興而與天無極者也是豈漢唐宋之所能  
及也哉欽惟陛下稟聰明睿知之資蘊剛健中正之德  
爰自藩邸入繼大統即位以來勵精化理百度惟貞萬  
邦咸乂真有以永宗社于無窮保國家于弗替而敬一  
之箴則又真得夫千聖相傳心法之要保天下之道信  
無踰于此矣乃猶不自滿假惕然悚懼進臣等于廷而  
以三代以來迄于宋終歷世之久近與其君歷年之長  
短及我祖宗列聖之所以創守發為明詔以求所以保

業之良法要道願臣何知而可以與此雖然后克聖臣  
不命其承矧陛下命之如此臣雖至愚敢不罄竭以對  
揚于萬一乎臣聞惟天生民必立之君是君也者天之  
命也天既命之以天下而為天之子是必有祈天永命  
之道故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  
惟后又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曰惟天聰明  
惟聖時憲則夫所以得之者固難而所以保之者亦弗  
易也故曰天難謀命靡常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苟失  
其所以得與夫所以保之之道則雖或與之亦或奪之  
雖或就之亦或去之雖或得之亦或失之而崇高富貴  
之地有不可恃者矣今夫千金之家其始也未有不自  
其祖宗之艱難勞苦以成之而其終也亦未有不自其  
子孫之頑率奢傲以敗之况天下至大也地民至衆也  
四海至廣也以一人而偃然居于上以統理之使皆帖  
服順從惟其欲以治而為法于當時可傳于後世是豈  
無道以致之哉臣嘗聞之夏有天下四百年矣其始也  
則由禹之祇台德先文命誕敷以得之也一傳而為啟  
則賢能敬承繼禹之道而遂以家天下太康逸豫滅德  
而夏道以衰至桀之暴夏始轉而商矣非天私于商也  
桀失其所以保之之道焉爾商有天下六百年矣其始  
也則由湯之克寬克仁彰信施民以得之也一傳而太  
甲則克終允德而其間之太戊也祖乙盤庚也皆賢聖

之君也至于高宗則又不敢怠違允協于先成德而商道復興及紂之暴商始轉而周矣非天私于周也紂失其所以保之之道焉爾故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乃若周之有天下也固本于文王之惠鮮懷保武王之不泄不忘然邇而上之若后稷之克配彼天公劉之克薦前烈太王之肇基王迹王季之其勤王家其積功累仁所由來者遠矣而成王之基命宥密康王之敬忌天威其所以繼承之者何如也况又有周公之制禮作樂其所以維持之者又何如也厲王暴虐周道始衰宣王承之而側身修行宗周復赫赫矣綿至春秋陵夷已極而天下之民猶依依然不忍離去是其

德澤之深風化之美不可企及而傳稱其歷世最多國祚恒久良有以也向使其子若孫不失其保之之道焉則周雖至今存可也自周而下享國之久者漢唐宋耳以漢言之高帝之寬仁大度得國正矣而其繼體之君若文景之恭儉光武之中興亦粗得乎保之之道此所以歷年四百也以唐言之太宗之力行仁義創業善矣而其守成之主若元宗之勵精政事憲宗之光復舊物亦僅得乎保之之道此所以歷季三百也宋太祖以忠厚立國矣而繼以仁宗四十二年仁厚之政有以培植其命脈此所以享有三百餘年如使其子若孫皆不失其保之之道焉則雖如周之過其歷亦可也是則三代

也漢唐宋也其歷世之久近歷年之長短雖有不同至要其所以得之與夫所以保之之道則未有不本于仁敬者也而聖策所謂皆基之先王德澤協于民心亦繼之嗣王能盡持盈慎滿之道者是已然創守無二道仁敬無二理第舉其重而言則創業垂統惟仁為最大繼體守成惟敬為最切是故言仁則敬在其中能敬則仁在其中夫非有二也我太祖高皇帝獨稟全智應運而興廓清天地之大恢復帝王之統功德之隆振古無比其所以肇造而為根本之地者固矣太宗文皇帝載靖內艱奄奠兩京其所以繼述而培植之者深矣列聖相承守而勿失其所以率循而灌溉之者篤矣是其創守

之道仁敬兼盡真以建億萬載無疆之休也于今百六十餘年矣陛下踐祚以來大孝尊親至仁饗帝聖敬日躋十四年來有如一日深仁厚澤浹洽于民心峻德成功昭布于海宇蓋真所謂赫然中興之盛而不特守成之美而已聖策乃以為多招灾害于民者此特陛下憂勤惕勵視民如傷之心也臣雖愚昧亦知其無是事矣又以為思祖宗創造萬艱惕然悚懼欲長保鴻業于無窮有隆弗替永宗社萬禩之固保國家千世之傳民得以遂生物得以適所如上之良法要道朕心慕之思之不知何以得此此特陛下憂勤惕勵望道未見之心也臣雖愚昧亦知其無以加矣何也蓋保天下之道誠



不外于敬焉爾矣在管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率用此道而周公無逸之篇言殷之中宗高宗祖甲及周文王享國之長久與厥後王之罔或克壽亦惟在于無逸乃逸之分召公之誥言夏商之隆厥命亦惟在于不敬厥德且拳拳欲其君疾敬德以祈天永命二公之所以告其君者如此是知人君一念敬肆之間而天下之治亂生民之休戚壽命之長短皆繫于此是不可不慎也大哉敬乎其合內外貫創守之道乎蓋能敬則心無不存而仁無不全天下之道備于我矣故曰敬也者聖學所以成始成終之要也此在陛下固已超然遠覽淵然深識身體而力行之矣臣愚復何言哉雖然臣又聞之詩曰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伊尹之告太甲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傳說之復高宗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臣愚無知伏願陛下常存此心謹終如始于凡聖箴之所載如所謂惟敬惟一執之甚固畏天勤民不遑寧處與夫郊則恭誠廟嚴孝趨肅于明廷慎于閒居省躬察咎儆戒無虞之說益萬弗懈則夫所謂天親民懷光前裕後者皆自此而得之而雍熙泰和之盛亦在于此又豈特所謂庶幾湯孫底于嘉靖而已哉雖然此亦陛下嘗言之矣其曰行顧其言終如其始者是已而臣復以為言者蓋以傳說之復高宗又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此臣所以

于終篇而申言之也臣誠愚昧無所知識拳拳芹曝之私如此而已伏惟陛下謹厥終而力行之無忽實宗社無疆之福萬世之幸也臣干冒天威無任隕越臣謹對御批敬為心學之極此論好可第一甲第三名

請建儲疏

陳邦科

儲位不宜久曠諭旨不可屢更懇乞聖明確循前旨首定冊立嗣舉藩封以隆萬世治安事竊惟陛下以聖德神謨膺元穹之默佑承列祖之貽休自萬曆十年皇長子誕生海內喁喁知主器之攸歸幸宗祧之有託陛下自十四季以來屢旨冊立元子初候二三年舉行繼定于二十一年行臣庶欣欣又慶吉典之有期信成命之

無改近觀邸報禮部接出聖諭三皇子暫一並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中外聞之不勝疑駭夫繹陛下之明諭立嫡者遵祖也序長幼者定分也重元配者厚倫也此宜臣下將順之不遑而羣然疑駭者何耶則以陛下之旨屢更而期愈遠義似正而體實乖也粵稽我祖宗家法並未有元子十二齡而不舉冊立亦未有虛儲位以待中宮之出者諸臣考據建白至明至詳不敢復贅頌臣等審時度機皇長子當定于今歲冊立不可復緩者有七焉年躋十二漸出幼冲且聞岐嶷英資天挺元良當早立者一二十一年冊立之命華夏共聞及時舉行式昭大信當蚤立者二西師奏凱東倭喘

息天心助順協氣降祥當蚤立者三仁慈二聖當眉壽  
之季中宮有關雎之德冊儲主卷三宮並慰當早立者  
四皇貴妃賢淑著聞冊立元子無專寵之嫌嗣封二王  
綿永世之祜當蚤立者五讒間不行猜忌不生各安分  
位共享和平當蚤立者六輔臣王錫爵千里奔命首成  
吉典陛下眷顧無私昵之嫌輔臣受寵免隱忍之譏當  
蚤立者七此七便者昭昭然理不難辯而陛下尚不決  
于宸斷復有三王並封之旨據陛下今日待嫡之心諒  
陛下他日立長之意陛下固自信其無改天下臣民亦  
宜信陛下之無他也然不知厲階生于兩大釁端起于  
漸逼羣狂乘于不斷讒賊生于狐疑自昔帝王以定名

不早釀爭階亂者其初亦何嘗不自信以為無可動搖  
而徑至于時移勢奪競端紛起莫之追悔則一念之不  
早決啟之耳鑒往懲來可為寒心臣等不敢細陳其故  
陛下何不召心膺閣臣侍從文學近至黼座之側令其  
稽考載籍據查往事凡儲貳藩封之位若何而安若何  
而危陛下——取而鑒觀之豈不惕然思翻然悟乎故  
蚤正儲位者所以安元子亦所以安藩王也而奈之何  
以數年冊立之成命條更于一旦也况聖諭少遲冊立  
以待將來並未明示待至何日是以將來難必之事稽  
累歲當行之典遲之愈遲國本豈容久虛待之又待臣  
下遽難再請中外籍籍且謂陛下借此以箝天下之口

陛下雖家置一喙何以自解于天下故陛下以立嫡遵祖訓而虛儲以待嫡則祖宗之法已愆陛下無以嫡立長定大分而舍長以待嫡則宗社之計已搖陛下以不忘中宮厚元配而遲冊典以待嫡則中宮之心益戚臣等誠知其無一可也臣等區區之誠願陛下獨斷宸衷收回新命亟勅禮部具儀冊立元子以正東宮并封二王以廣藩屏仍乞及時冊立皇長子生母進貴妃以示崇重之誼至于建言諸臣如涂傑王學曾等言雖過戇無非欲效忠陛下非有他意更乞聖度汪容並還原職則度越百王聖德光于日月慶流千祀國祚永于苞桑臣等雖獨犯鈇鉞之誅有餘幸矣臣等不勝悚慄待罪

奏請酌定蠲免錢糧法

國朝陳守創

伏見我

皇上痼瘵在念懷保為心凡遇直省地方偶爾偏灾即

頒

綸音將本年錢糧按照被灾地畝分數蠲免此皆

皇上矜惜之仁無乎不周恩至渥也乃不肖有司每于蠲免之時巧為取肥之計致小民不得均沾實惠近惟臺臣胡定條奏有串通經承短扣名色經戶部議覆嗣後遇有蠲免分數如安慶等省則于給發花戶易知單內一併註明西安等省則于示內刊刻曉諭俾里民自行磨對按數扣除等語在部議允屬周詳然臣以為立法以

防弊何如使弊無可作之為愈也查水旱之報多在夏秋之間至于徵收錢糧例係二月開徵半年之後十已完其六七此時如遇豁免在官吏之不肖者即借稽查完欠分數以肆侵漁即或賢愚不肖然當灾荒之後或出借倉穀或賑給銀米或整理廬舍或撫綏流亡其應急為辦理之事不一而足非如優游無事之日可以從容逐戶磨勘况各花戶所居道里遠近不同若將完過之數挨次散還則守候維艱若准作下年正額則數目畸零易致舛錯且胥吏從中舞弊將已完之數以多作少留抵之項蒙混短扣小民雖望澤孔殷誰敢與地方長吏爭辨多有不能寔被

恩蠲而隱忍此非易知單與樣滾單所能杜其弊也臣愚謂本年之錢糧有完納多寡之不齊易于滋弊而次年之錢糧未經開徵則弊無從出嗣後如遇水旱豁免錢糧凜遵

諭旨寬免分數于次年正額內蠲除仍照部議將減免之數填寫各花戶名下詳明曉諭俾其自行扣除其本年所欠不入蠲項而緩至次年帶徵此在民力亦覺寬舒而雖有神奇之奸無所投其隙且使急公者蒙其休頑欠者無所利而

皇仁均溥愷澤胥霑矣臣芻蕘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訓示施行謹

奏

遺本

朱軾

奏為

君恩未報事臣蒙

聖祖仁皇帝天恩由翰林院庶吉士陞至左都御史叨蒙

世宗憲皇帝隆恩簡任晉掌銓衡旋登政府

訓育生成實同覆載臣素有羸疾不時舉發于雍正七年因

久病奏請解任蒙

世宗憲皇帝殊批嘉獎逾量臣跪聽嗚咽跼踖靡寧九年又具

摺奏請內閣傳出

上諭爾病如不可醫朕何忍留如尚可醫爾亦何忍言去臣

聞

命惶悚激切涕零十三年八月奉

世宗憲皇帝諭旨前往浙江督理海塘事務行至德州地方驚

聞

世宗憲皇帝龍馭上賓五內摧裂倉皇登岸奔至阜城縣界接

准部文恭逢

皇上御極之初

命臣回京供職隨令協辦總理事務封廕重疊錫予便蕃

三朝注遇殊恩異數未有比倫正冀竭臣駑鈍少効涓埃乃

數月以來舊疾大作屢蒙

皇上天恩賞賜參藥

諭令悉心調理詎臣命薄灾生咯血不止衆疾交攻日加沉重本月十四日蒙

皇上命和親王看視復賞內庫銀一千兩臣已惶悚難安十五日蒙

皇上浩蕩隆恩親臨臣第撫問有加寔千載難逢之曠典臣自愧非分感懼交并冀仰邀

天恩少延殘喘詎命數難逃僅存一息自今永辭盛世不能再覩

天顏伏念臣遭逢

聖主推心置腹任重遇隆毫無報稱負德辜恩抱慚入地惟我

皇上聖學深醇紹述政治洞悉原委

詔旨所頒一本至誠所以中外傾心四方安樂洵萬世太平

之慶也竊惟國家萬事根本君心而所重者莫過于理財用人目前惟鹽課一事尚須整理經臣條奏議行未

定伏思國計民生均應籌畫臣查額徵所儲于一切經費寬然有餘倘日後有言利之臣倡為加增之說仰祈

聖明乾斷永斥浮言實為天下蒼生之福至于用人尤關緊要邪正公私心跡各判幾微之際最易混淆惟在

皇上洞察審擇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慎之又慎此又臣于垂死之時謹竭芻蕘之獻者也至于臣素守朴儉家有薄

田子孫亦足自給即臣身後事宜亦令概從簡畧諸凡

粗備又蒙

聖恩賞賚甚屬充裕臣無餘望臣長子朱必楷現任通政使  
右通政次子朱璣現任翰林院庶吉士三子朱必坦舉  
人世襲拜他拉布勒哈番人俱朴寔于世事亦畧通曉  
至其才之果可用否臣尚未敢深信惟囑其竭誠盡敬  
勉而又勉子子孫孫生生世世永矢報効以繼臣未竟  
之志臣仰望

恩光不勝嗚咽九泉之下啣戴無極涕泣哀鳴語不暇擇貼  
黃難盡伏乞

聖恩鑒宥臣不勝激切哀慟之至謹奏

重建南城朝陽門序

國朝汪毓珍邑人

丁未冬十有二月重修南城東門城樓為瑞罷固封守  
事關疆圉非他飾觀遊者比是以畱心戶牖未雨拮据  
不務繭絲而務保障者殷殷重之瑞郡有南北城之名  
緣錦水在中夾岸對峙故分名為南北也兩城相望烟  
樹迷離昔賢所云曠如也奧如也致兼之矣故久未修  
葺半就傾圮前年奉

詔令大治城垣郡憲葛公司馬蔣公別駕王公暨諸寮案咸  
捐俸宣力修築此城雉堞巍然為豫章西南一大屏翰  
厥績茂著永泐貞珉矣然未遑兼及南城蓋事有先後  
時有迫暇亦以俟夫繼序君子分猷以觀厥成耳邑侯  
張公下車來自秋徂冬中間纔數月耳修廢舉隆日無



虛時然皆不支公帑不煩民力止飲錦江一水而百務具興人皆惜公之苦而公不言苦知公之勞而公不告勞復慨然念曰南城東門頽圯久矣我其急葺勿怠即捐貲鳩工易其朽而新是圖邑人士沐公之德感公之誠咸歡聲鼓舞樂從其後公曰止爾佃爾田爾寧爾居吾盡吾職無殫爾力民曰噫保我幹止徹我桑土我即无良其疇忍後一時父老與子弟急公墓義期于竣績以垂不朽推是志也則凡可以為疆圉計及久遠者必將次第營繕以宏保障焉知我公之不倦矣余與胡君乘六李君三英陳君章玉張君于岡諸紳衿偕鄉耆李鐸黎煜胡鍾鑑曾萬傑張國貞等共襄厥事以成公志爰欣然而為之序

樂善堂文集序

朱軾

雍正元年我

皇上紹登大寶

特命朱軾侍

皇子讀書時

皇四子

皇五子年甫十三歲已熟讀詩書四子背誦不遺一字已乃精研易春秋戴氏禮宋儒性理諸書旁及通鑑綱目史漢八家之文莫不窮其旨趣探其精蘊由是發為文章寔大聲宏彬彬乎登作者之堂矣雍正八年

皇四子自訂其所作詩文為一集名曰樂善堂文鈔命軾  
為之序固陋如軾何足以知

皇子之文伏念

皇子以樂善顏其堂又以名其集讀者徒以文視文雖揚  
挖諷詠咨嗟嘆賞烏足測斯編之涯涘乎凡人為一事  
而或作或輟者所樂不存焉耳

皇子之于文窮年累月抽思探賸俛焉日有孜孜誠有味  
乎其言之矣然

皇子之所樂者善也非文也如以文而已矣雖如宜僚之  
弄丸庖丁之解牛得心應手亦徒虛車之飾耳于善乎  
何與哉樂善之說見于孟子所謂善者仁義忠信而已

專言仁則為心之全德而義在其中兼體用而言則仁  
為體而義為用對忠信而言則仁義又為用而以忠信  
為之體苟存諸中者有一毫不忠不信求幾于仁義可  
得乎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剛柔之流行不息迭運不窮者  
誠也聖人之于仁義如是而已矣自聖人言之則為誠  
誠者天之道也自學者言之則為忠信忠信者思誠也  
人之道也思誠之功維何格致以啟其端克復以踐其  
實戒懼以立其本慎獨以謹其幾循循于下學以漸幾  
于上達久之而私欲潛消理與心融而樂生矣生則烏  
可已也烏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天下娛心

快志之事孰有過于此者乎欽惟

聖祖仁皇帝德合乾坤功參化育我

皇上欽明緝熙聖以繼聖本精一執中之心法發而為蕩平  
正直之

皇猷萬方臣庶是訓是行矧

皇子天亶純粹志氣清明晨夕侍奉之下其薰陶涵育于  
聖德聖訓者固已日新月盛莫知其然而然矣從此敬承無  
斁優游厭飫戒于思慮之未萌恭于事物之既接進德  
修業之功孰得而窺其所至哉軾嘗聞

皇子之自言其文也曰詩歌賦古三百篇之流吾將以為  
山水以為樂音以養吾心焉耳旨哉斯言凡知者之樂

水仁者之樂山以及先儒樂觀天地生物氣象无往非  
善即无往非樂无往非樂即无往非養也書曰非知之  
艱行之惟艱夫无所得于中而強而行之則不勝其勞  
苟從事于窮理盡性而渙然有得疊疊不倦夫何難之  
有

皇子勉之哉

樂善堂文集跋

朱軾

臣聞法天之學與時偕行而惟日不足自古聖帝明王  
兢兢業業无敢怠荒胥此志也我

皇上以睿聖之姿夙稟

世宗憲皇帝庭訓冲齡懋學于經史子集靡不總貫用是發為

文章深醇和懿玉振而金聲

御製樂善堂文鈔臣既承

命而敬為之序矣

御極以來本所學以出治仁育義正粹然純王之道而萬幾之暇不輟編摩復取曩所論述釐為日知薈說四卷仍命臣跋其後臣惟在昔夏先后思日孜孜亦越成湯日新又新逮周成王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皆以剛健篤實日新其德而茲編命名獨有取于子夏之說者蓋皇上之學基之以望道未見之心勵之以自強不息之力要之以純亦不已之誠故雖聖學高深已非游夏所能贊而

聖性冲挹惟見義理之無窮則我

皇上之心法治法與先聖同揆者即于是乎在豈但文章之盛度越百王已哉臣載稽傳記惟日周天惟聖憲天故陽暉所照萬里同晷者清明在躬萬物皆覩之象也歲度躔次與天相及者體乾行健乘時御天之象也其在天保之章曰如日之升蓋人臣望君德業之昭著福祿之綿長皆取義焉臣以遲暮之年幸側見知之列材識駑下無能發明

聖學于萬一敬述其管蠡窺測所及以竊附于天保詩人之志焉

與白中丞書

朱軾

江右文章節義代有傳人邇雖日就衰替而後來之秀  
可造者不少所賴當事諸君子培養而振作之耳然禱  
祀求而未得者好之不真為之不力且百慮撓心置千  
秋盛業于膜外求其好士右文實政實心者曷曷乎難  
之先生自臨蒞以來軍國要務吏治民生鴻纖畢舉亦  
既戶頌而家祝矣頃乃遴選年三郡能文之士二百有  
奇肄業豫章書院其不在所選之中而願來學者又百  
有餘人一體給與廩餼而教育之又特疏請增賓興解  
額比于京闈凡以鼓勵人材廣國家菁莪棧樸之化意  
良厚也非好之真而為之力安能若是乎願惟士所貴  
乎讀書者窮理格物明善以復其初耳非欲其博文強

記以資口說工文詞已也

國家以制義取士雖程朱亦安能廢此而不為然制義之  
設所以闡發六經之微言必于聖賢義蘊研精熟習體  
察于身心之間而實有所得而後能津津言之有味此  
取士之法所以寓課行于衡文之中以求得真才實學  
而用之也今之士子朝夕諷誦未嘗一體察于身心及  
搦管為文則多方揣摩曰如此而元如此而魁是以文  
章為邀榮之階儒其身市井其心可恥孰甚乎習俗日  
久人不自知其非必得名賢為之師一言一動以身示  
教而又懃懃懇懇諭以義利公私之別以動羞惡之良  
使反其揣摩舉業者日孜孜于聖賢之學斯可挽回積

習無負先生教育人才之至意矣昔胡安定教授蘇湖  
凡遊其門者不問而知其為先生弟子象山于白鹿洞  
講君子喻義章聞者為之涕零是故非擇生徒而教之  
難擇教生徒之人難也先生嘗寓書聘錢塘沈位山先  
生矣位山浙之名儒也位山辭而後別聘其人必位山  
匹也而先生于政治之暇又時臨講習諄切開諭分別  
勤怠學有進益者輒加獎勵不率教者黜之從此人思  
策勵有造有德西江人文彬彬日上矣抑弟更有請者  
明儒配食瞽宗者四餘于新會皆出崇仁吳康齋先生  
之門先生研精義理玩心高明霽月光風有吾與點也  
之意胡之主敬陳之主靜蓋學焉各得其性之所近而  
靜之流弊至于專尚自然則朱易而紫非青出于藍也  
碩餘于祀新會亦祀獨崇仁不與豈非缺典正嘉間陽  
明良知之學徧天下吉州羅整菴先生大聲疾呼力排  
異說先聖微言賴以不墜厥功巨矣乃學宮舍整菴而  
列陽明其何以訓今

聖天子崇尚正學濂洛關閩之學昭垂日星倘蒙大賢特疏  
題請吳羅二公配享文廟定蒙

諭旨此千秋斯文之幸非徒西江之光也而樹之風聲以勵  
後學使法其鄉先生以無背于正學其裨益學校非淺  
矣復聞纂修通志徵文考獻顯微闡幽俾山川文物昭  
垂史冊誠盛事也吾謂忠孝節義及山林隱逸之士所

在不少必博採廣搜登之志乘以發潛德之光斯為盡善然有司視此為具文教職以是為利階而芳行碩德之得達于上憲者少矣吾謂即以咨之書院諸生使各舉所知既得其人而後訪之輿論行令有司查明事蹟具冊結報倘所舉有未盡實則諸生之賢否亦于此得其概矣

和碩和親王祭大學士朱軾文

維

皇清乾隆元年歲次丙辰十一月庚子之朔越祭日初九和碩和親王宏晝用具酒醴牲帛之儀致祭于高安相國朱老夫子之靈曰嗚呼存歿者大化循環之運始終者

造物推遷之理惟具純粹之行樹崇隆之望者雖造化不能以存歿移之始終限之也惟我夫子性秉中和表霽月光風之度學參性命企東山泗水之傳是以明體達用薦寔輝光著之為文章則星辰河嶽之昭垂也著之為事業則舟楫鹽梅之宏濟也公忠之概亘古常存正直之風奕世難泯古人所稱三不朽者其在斯乎夫子于我

皇祖之朝由翰院清班累遷都憲敷歷中外典司文教節鉞岩疆廣平公正所在有聲迨翼佑我

皇考則殫忠竭誠靖共匪懈贊襄國事黼黻

皇猷爰晉銓衡旋登政府繼以體素羸弱屢奏乞骸我

皇考以老成碩望風著朝端諄切懃留頻加獎賚夫子聞  
命感激益勵匪躬昨年八月奉  
旨往浙江督理海塘事務途次驚聞

皇考升遐五中崩裂恭逢

皇上纘承丕緒

特念老成舊學宣召回京隨

命協辦總理事務我夫子叅贊機密篤集彌加一德一心有

古大臣風先是

皇考世宗憲皇帝御極之初簡用夫子于

內庭絳帷討論循循不倦凡所啟迪一歸于正蓋十餘年  
來如一日也謹隨

皇上執經問難德業相規得以親炙薰陶與聞教益夫子之

盛德光輝洵為

三朝之碩輔一代之楷模方謂

明良會合喜起賡歌燿輝

邦家正資倚賴何乃甫及年餘遽就衰憊入夏舊疾復作

皇上賜醫賜藥

諭令悉心調理不意百治罔效秋深轉劇奏聞之日奉

命視疾次日

聖駕親臨私第撫問諄諄慰勞備極乃僅越四日遂溘然長

逝耶易篋後

皇上躬臨總帳親酌酒漿



聖心重為懇切

特命加贈太傅崇祀賢良先後賜帑金二千兩經理喪事伏  
念

皇上敬禮大臣

恩施優渥實為曠代所未有而存順沒寧足以仰膺

恩禮克副不愧者亦惟我夫子足以當之夫子于奄奄垂絕  
時猶復瀝血啣哀手草遺本上奏篤摯纏綿一以理財  
用人國計民生為念讀之言皆碩畫語本忠誠蓋雖歿  
之日猶生之年久聆教益夙藉提撕追憶曩疇竊深感  
悼况傷老成之凋謝慨者舊之淪亡其何能禁涔涔淚  
下乎竊思夫子享壽已越古稀命于天者固有不可強  
之數而鴻名碩德炳耀

三朝疊疊

皇恩煥賢良之祠宇是存于人者有不能歿之理則夫子之  
嘉言懿行直可與日月爭光遺韻流風行且共蒸嘗並  
永爰備束芻用申致奠盼精誠之不隔聆言笑以如生  
神其有靈庶幾來格

地宮銘

宋李徽之

聖宋六葉皇帝握符御極改元熙寧分命宗室藩屏王  
國授叔氏團練之節刺守江西筠州暮三季郡人孫德  
崇等發心偕新吳僧守淨募眾于郡南太平蘭若建造  
釋迦寶塔一座祝延帝壽保安國祚惟皇從祖父贈太

師尚書令相孝定王官皇伯登州防慰使宗績降施如  
來金骨舍利中金為匣繒以重錦來鎮塔宮復有天下  
兵馬大元帥吳越國王錢氏之族暨大丞相呂文惠公  
之後廣西經畧安撫等使集賢修撰蕭公之孫錚少府  
監杜公植淮安守比曹外郎黃沐太子中舍周紹先各  
以種種舍利信奉為施及鎮南大沙門宗道比丘道香  
與諸信士各施舍利總可千數前郡太守司門郎王景  
華以白金之盒繡花之衣而緘覆之眾捐銀塔二座金  
銀函各一兩銀銅餅合眾寶香等悉于六月癸丑四月  
甲戌朔十八日辛卯入瘞隧宮安奉如法刻石紀寔誌  
諸不朽銘曰佛寶法寶堅固無價珍重秘藏茲塔之下

迎名宦五主歸祀縣庠

國朝張文旦

大清康熙十年歲次辛亥八月上丁日高安縣知縣張  
文旦謹以牲醴之儀昭告于元高安令張公珪元高安  
丞劉公基明高安令王公本義明高安諭侯公鉞明高  
安令江公珍五先生之靈而言曰恭惟五先生四海鴻  
英千年灑氣澤流錦水香掛荷峰或鳧鳥省郊種佳穗  
于岐麥或花封贊政得天棹于銀河或振鐸鬻宮榘菁  
莪于棧樸初皆畏壘懷恩祝尸邑泮偶以廟貌欠次主  
奉上庠遂覺星聚城垣嶽列為派雖年久而明幽都協  
然論定則郡縣相訛今文旦不辭鄙戾敬飭坵壇特請  
新靈還歸舊治庶幾侶得其朋猶之官復其爵千秋萬

世以高宰食高人之犧牲夏璉商瑚在學宮得學師為  
地主用展芹藻之將常親典型之望伏惟昭格謹疏  
重建縣學啟聖祠落成

汪毓珍

竊惟育才之本端重學宮誕昇之由寔推啟聖是以崇  
祀典者因飲醴而知泉覽祭川者必先河而後海自國  
學以及鄉校由歷代以迄今茲未有不繕葺維勤而得  
以明禋時展者也縣庠舊志創始頗隆為殿為祠後先  
映翬飛之美有堂有閣陟降分藜杖之輝爾時甲第蟬  
聯不乏名公蔚起繼緣兵後漸至衰息雖金聲玉振之  
庭依然禮全樂備而孕異發祥之所徒嗟衰草寒烟不  
有仁人曷成盛舉幸逢良牧善體郡裁甫任職而百廢

具興逮省成而初心彌勵睹頽垣以增感期廣廈之攸  
芋捐贊庀材榱桷與徂徠並咏彈力凝績楠樅合丹雘  
齊徽薦紳叶棟隆之占人士愜鼙鼓之願翼翼作廟千  
秋俎豆生光馮馮奏功萬仞宮墻益麗將見根培則枝  
遂樨馥桂馨偕喬松而共永源濬自派澄文淵學海載  
河漢與俱長爰示來茲用傳不朽時歲在辛亥春王正  
月謹識

官詹徐公傳

刑部侍郎受業

錢陳羣

嘉興人

公諱日昡字潤友號恕齋高安人其先世多達者自幼  
聰穎不羣贈朝議明卿公嘗攜步寢室指語楊太恭人  
曰是兒風骨秀爽若異日幸成立勉樹節以恢吾志公

年始三歲遽頽地應曰唯見者異之好讀書博綜經史年十八補弟子員試輒高等落筆靈氣往來空所依傍讀其文者都嘆為奧區仙界非復人間阡陌丁卯舉本省鄉試第一年甫二十七戊辰成進士選庶常授職編修丙子典試山右約曰罔弗公罔弗慎又曰衡無偏乃平鑒無私乃明同考官克如約咸慶得人旋晉庶子歷講讀學士國子監祭酒在成均七年整飭科條甄別課試遇有傑出之才獎拔不遺餘力故寒素激躍蘄隸國子籍謁者脩艇不受司局廟堂甚肅癸巳

聖祖萬壽有議以彛倫堂假人置榻者羣僚畏而唯諾公毅然曰但道徐某以為不可其剝鯁不撓避又如此甲午春

聖祖仁皇帝召試侍從諸臣欽定第一其年主順天鄉試正考故事用三品大員公以祭酒充蓋異數也時羣濫廁公門下一見即以文章事業相期許公在成均與闈中事一秉公慎悉心校擇所錄多宿儒寒士如乙未一甲第一三傳君玉露戊戌一甲第一汪君應銓乙未會試第一楊君爾德辛丑會試第一儲君大文皆同羣受知于北闈者也其成均所造中鼎甲者尤多人比為任昉之蘭臺聚云公江徼孤生班行少知舊惟操尺度以進退士洎年俸粗合格未浹再暮累遷官前後獲偕侍從臣文名動

主知恩賜幣帛書籍有加可謂至矣癸巳

高安縣志 卷十八 藝文 雜文 三  
覃恩贈榮及先人謂

聖恩高厚寔符覆載未報涓埃戊戌春復擢陞少詹事是年秋竟以疾卒官公素有偉抱以范文正自期待歷侍從三十年僅以文章顯而不克展其用朝士惜之公為人溫厚家政肅清嘗曰未靜宜主敬既敬自生靜因號敬齋事親孝與昆弟友愛雖家貧俸薄每逢親朋困乏輒力為經營以周其急里黨聞公卒如失所恃郡人感公之德思公之行庚子歲兩學崇祀鄉賢公生平所為古文詩賦有停雲齋集制義有敬齋稿并成均課藝行世羣嘗謂賢者之生于世如商彝周鼎陳于宗廟無不肅然生典型之思也如景星慶雲呈于霄漢無不欣然生極盛之感也如麒麟鳳皇遊于郊藪無不悠然興爭先快覩之念也吾師道德文章天固置之明堂辟雍玉璫黃流之間為胄子所矜式非世之所得而垢氛人之所得而軒輊也惟是羣歷官數十年文章事業愧無以仰報師恩庚午秋奉

旨再典試江右其冢孫尚忠寓書屬為傳羣忝辱師門知行實最詳謹條次巔末俾史氏載筆者有所考尚忠貢進士世其家學今始為連城令有治行克繩祖武云

徐澆亭傳

翰林李龍官

寧州人

世之盛也士大夫皆能文學世其家其流風餘韻足以輝映于天下即或韜光隱采世莫或收其用而山輝川

媚固已共欽其實而相與悲其遇也公諱爾昌字禹拜  
宮詹敬齋先生之冢子生而穎異讀書過目成誦十歲  
為文多奇警前輩皆驚服時有神童之譽十六入泮十  
七餼食二十人中十九中江西己卯副榜至辛卯始獲  
雋公少負雅材丰骨英爽自內艱後益肆力于文以廬  
陵為法風流標致有揖讓俯仰之態工楷書端莊流麗  
絕似歐率更虞監風格朝中先達咸以鼎甲相期許乙  
未壬辰兩薦俱不第戊戌宮詹公卒于京扶櫬南還迨  
服闋入都思以文章繼宮詹之業而玉樓有召哲人其  
萎時年僅四十二也李德裕云草莽新進目不習朝廷  
之典章往往迂疎不識時務故家大族庭羅鍾鼎家有

賜書商瑚夏璉皆所素習一切兵農禮樂得之庭訓為  
多其論雖似稍偏然揣其情勢亦未可謂為不然也公  
以英異之才深之以學問日在京邸于館閣中事稔其  
體段而晰其精微使早得簪筆其間當與蘇頲相伯仲  
而惜乎天之厚予其才而薄予其福世莫獲實收其用  
也性孝友待人尤謙和士類依之者如坐春風中蓋翩  
翩佳公子也生子四長尚忠現任漳浦宰次尚孝現任  
長山縣丞三尚義四凌雲俱府學生論曰予生也晚于  
本鄉前哲頗疎逖憶丁巳夏于京邸見木齋陳公盛道  
敬齋先生父子鴻文碩德未嘗不畢然神往也甲子乃  
獲交嗣君尚忠于宗人府溫恭簡恪如見溉亭先生焉

杜甫云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先生之文章道德嗣君且實見于世矣又何必以未罄所用為惜哉

陳邦瞻傳

張廷玉

陳邦瞻字德遠高安人萬歷二十六年進士授南京大理寺評事歷南京吏部郎中出為浙江叅政晉福建按察使遷右布政使改補河南分理彰德諸府開水田千頃建滏陽書院集諸生講習士民祠祀之就改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上林土官黃德勛弟德隆及子祚允叛德勛投田州土酋岑茂仁茂仁納之襲破上林殺德勛掠妻子金帛守臣問狀詭言德勛病亡乞以祚允總邦瞻請討于朝會光宗嗣位即擢邦瞻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遂移師討擒之海寇林莘老嘯聚萬餘人侵掠海濱邦瞻扼之不得逞澳

夷築室青州奸民與通時侵內地邦瞻燔其巢召拜工部右侍郎未上改兵部進左天啟二年五月疏陳四事  
中言客氏既出復入乃陛下過舉輔臣不封還內降引義固爭致罪謫言者再蹈拒諫之失其何解于人言疏入忤旨譙讓尋兼戶工二部侍郎專理軍需明年卒官  
詔贈尚書邦瞻好學敦風節服官三十年吏議不及  
贊曰朝政弛則士大夫騰空言而少寔用若陳邦瞻畢懋康程鳳翀董應舉尚思有所建立惜不逢有為之朝故所表見止此耳蕭近高洪文衡諸人皆以清素自矢白瑜論鄭氏獄能持平固卿貳之  
錚錚者歟

同患言公啟

劉性傑

亥當丙後荒與兵連

朝廷欲張新造稼穡默避其驅馳天地正厭舊人陰陽猛為之鋤擊故地皮赤於去夏而人骨白自今年葛藟藤錫爭乾饑於在澗者常干若群糠笮豆飯負質物以出郊者繫百其里維始也鬻銅錫鬻布繒已而鬻妻孥畢竟挾口往者非信貨其繼也盡雞豚盡牛犬轉而盡螺蛤畢竟勞步健者有遺子兩麥擬采登吼風攝以霾雨二城交設拯盃水不濟與薪或投子河中或委妻陌上或採毒和羹闔門為一飽之鬼或瞞天背母經濟寄讓  
倉之情田宅在而賣無門行乞出而歸無路致黃金與



白銀同賤雖艷婦如嫫女靡歸幸是仁里遺風未至烹  
人作食飢饉正熾疫厲橫興青郊寂矣獨紙馬飄飄拜  
蒿里之狐白晝聞其惟龍船夕夕送陽舟之市權估價  
則藥與稻同贏問行人惟巫與醫二種米騰六兩穀亦  
騰六兩創瑞郡數百載之希聞飢送三分疫更送三分  
去建邑億萬戶之無告即令天公改為五風十雨誰令  
鬼卒可以火耨水耕而况日日江頭哨禦珍珠之舶宵  
宵村境奪完騏驥之毛種已濕而為炊秧在田而告老  
故有弟屋兄留而留者復非其兄或然身耘子獲而獲  
者究非其子舍成冷廟畝若平塋豈但荒過種半直是  
稔與凶同矣孽雖叨蒼穹之賜薄粥延家然亦與瓜蔓

之災竒瘟厲父身親代禱幸爾濱危得安念岍旣登敢  
云我校友勝五十朝昏周旋于人生鬼滅之際君臣泡  
製逗漏得物與民胞之情然而意有慈航未能從井才  
窮照石謬擬問天出身孔壁曾傷心雲漢之黎寄懷佛  
經屢稽顙河沙之粒覩殍屍之野積走肉胡為慨掩骼  
之風遙汲塚無濟乾坤無反汗豈恤金饑木穰君臣有  
經綸不畏年王月將天非有咎我實無匡是用采其寃  
怨繪以詩詞譜長篇於短句敢擬匪狐匪鳥之章焚一  
帙與重旻實切與金與粟之請雖身賤而言微乎有居  
高而聽遠者亟塵慧目共啟婆心順治丁亥七月上澣  
啟

<p>高平縣志卷一          地理志          山川          高平縣志卷一          地理志          山川</p>	<p>高平縣志卷一          地理志          山川          高平縣志卷一          地理志          山川</p>	<p>高平縣志卷一          地理志          山川          高平縣志卷一          地理志          山川</p>
---	---	---